

食色男女系列

流羞女儿国

卧龙生 著 中

宁夏人民出版社

流 羞 女 儿 国

卧龙生巨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目 录

一	最毒男人心.....	(7)
二	红衣女人	(20)
三	入谷之邀	(26)
四	死神	(34)
五	钱小小	(44)
六	钱不多的亲儿子	(53)
七	妓院里的怪嫖客	(62)
八	银子是爹	(72)
九	钱不多与钱小小	(81)
十	赖皮缠	(91)
十一	流花漂尸.....	(101)
十二	谷人无力不种田.....	(111)
十三	女人世界.....	(120)
十四	淫窟销金帐.....	(129)
十五	二妇一男.....	(139)
十六	真处女情.....	(148)

十七	女人的尤物·····	(157)
十八	小男孩儿也给女儿玩·····	(166)
十九	男人的快乐·····	(175)
二十	白眼·····	(185)
二十一	不赌也得赌·····	(195)
二十二	大赢家·····	(205)
二十三	贪心男人·····	(215)
二十四	洞房花烛夜·····	(227)
二十五	男人的黑手·····	(236)
二十六	惨杀·····	(245)
二十七	情浓恨煞·····	(256)
二十八	小袖儿·····	(266)
二十九	三十一个女人·····	(276)
三十	赌狂·····	(286)
三十一	一老一少医不好·····	(296)
三十二	狐妹是不是女人? ·····	(306)
三十三	折磨女人·····	(316)
三十四	男人的弱处·····	(326)
三十五	媾合之灾·····	(336)
三十六	谁来做英雄? ·····	(346)
三十七	劝郎莫惜洒热血·····	(357)
三十八	临战磨枪·····	(368)
三十九	男女之战·····	(379)
四十	三只鸽子·····	(389)
四十一	扑杀谷主·····	(399)
四十二	疯洞·····	(409)

四十三	二十四鬼·····	(419)
四十四	第三只鸽子·····	(429)
四十五	女人一怒为红颜·····	(439)
四十六	七十壮士·····	(451)
四十七	女为悦己者容·····	(460)
四十八	狐妹是不是男人? ·····	(468)
四十九	李代桃僵·····	(476)
五十	与虎谋皮·····	(484)
五十一	生死总关情·····	(492)
五十二	冲天台·····	(501)
五十三	魔鬼出洞·····	(510)
五十四	二十四鬼闹阎罗·····	(518)
五十五	男人女人上天台·····	(526)
五十六	封你男人做皇上·····	(535)
五十七	最后一个男人·····	(543)
五十八	女人情·····	(551)
五十九	不男不女做谷主·····	(559)
六十	情也难出第一招·····	(567)
六十一	打不还手·····	(575)
六十二	玩耍男人·····	(584)
六十三	不愿再活的男人·····	(592)
六十四	愿为男人死·····	(600)
六十五	杀人凶手·····	(608)
六十六	姐妹之情·····	(616)
六十七	甘受刑死·····	(625)
六十八	妖为鬼域·····	(633)

六十九	愿为情死.....	(641)
七十	不死老爹.....	(649)
七十一	血溅天台.....	(657)
七十二	没有女人，没有流花.....	(665)
七十三	多余的字.....	(671)

二十四 洞房花烛夜

流花女人谷是女人的天下。

但在这三日，流花女人谷里的主人是外来的男人。

他们愿意做什么，便可以做什么。

秃僧想做什么？

他静静而坐，居然有一点儿禅意。

他等待着流花女人谷里的女人来摆布他。

走进来的是三个女人。三个女人进来，对着他毕恭毕敬，行过礼后，问道：“不知道大师想做什么？”

秃僧笑了，他对着她三个女人笑：“我想和女人亲热。”

三个女人一点儿也不奇怪，象秃僧这般的男人，根本不惧生死，他肯来流花女人谷，定是对于自己的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他不来享乐，还能做什么？

三个女人过来，把那秃僧轻轻放倒，一个女人慢慢抚摸他的敏感处，一个女人过来，站在秃僧面前，脱她的衣服。

流花女人谷的女人很急迫，听得到她粗粗的呼吸声。

莫非她们三人是来侍候他秃僧的？

那个女人很白净，她慢慢到了他身前。

她要跪下来了。

秃僧突然大叫了一声：“慢！”

秃僧的眼里有欲望，他的眼里有残忍的光闪。

他说道：“我从前有过女人……”

女人看他的眼色不变，她们知道他从前有过女人，如果不是知道他从前有过女人，她们怎么会叫他来流花女人谷？

来流花女人谷的男人都曾与女人相近过。

他们或许也都曾做过负心男人。

女人的手指很凉，轻轻划过他的额头，说道：“我知道你。”

秃僧不为所动，他慢慢说道：“我看你确是很美。”

女人年近二十岁，象她这般年纪，居然也会有过伤情事儿？

秃僧说道：“我听说过，来流花女人谷里的男人在这几日都可自求一些事儿，流花女人谷对男人的要求有求必应？”

女人点点头。

秃僧看着她，他伸出手去，轻轻一啄女人的嫩乳，哈哈一笑，道：“好，那好！”

秃僧要做什么？

他对着两个女人笑，再对着那个跪在他面前的女人说

道：“我想的事儿，告诉你们，你们要是做不了主，便告诉谷主好了。我从前有的是女人，但有一件事儿，我向来不曾做过，就是一死，也有遗憾。我从来不曾成亲……”

秃僧竟想成亲。

象模象样地成亲，这是秃僧的愿望。

没有什么事儿在流花女人谷里不能做。

便有了一间洞房，洞房里张灯结彩，许多人在忙忙碌碌，她们都是女人，她们有许多人曾经成亲，但她们都恨男人，她们为自己憎恨的男人成亲而忙碌。

喜床准备好了，喜堂也准备好了。

便有一切仪式。

古人说，成亲要有六礼，那一道道的程式很烦，但是为了郑重，必得做的。

先纳采。再问名。

终于娶妻了。

到了喜堂上，许多的女人簇拥着新娘，来到秃僧面前。

新娘是秃僧自己选定的。

那是一个看来很羞涩的姑娘。

新娘披盖头，袅袅走到秃僧面前。两人对拜，唱辞的主婚人大声叫过，便让人来祝他们新婚之喜。

那些女人围上来，一个个揪扯着那新娘的衣袖，唱起来了：

“别让男人碰你呵，

他从来不怀好心。

到了夜半三更时，

守住你的童贞。

别让男人碰你呵，

他从来不懂女儿心。

他软语劝你半天了，

守住你的童贞。

女人笑着，闹着，有的女人眼光也温柔起来，她们看着秃僧的目光好是温柔，是不是她们也想起了自己的新婚日子？

大多数的女人，新婚之日总该有一种甜蜜。至于她们恨毒男人，那是以后的事儿了。

女人的目光如线，女人的心思如线。

众女人拥着她入了洞房。

仍在唱：

“你要痛，你别喊啊；

有人心疼你时，

你别懒啊；

到了天亮时，

你别醒啊，

那才是新人啊。”

只有秃僧与那一个羞涩的女人在洞房里。

真正的洞房花烛夜。

喜烛粗如儿臂，在颤颤地燃。在那灯影下，有一个美人坐在床上，静等着男人来为她剖犀沾露。

秃僧喜欢过女人，他也强暴过女人，但此时的女人是他的妻子，他不愿意再有一丝用强。

夜三更了。

男人喜期，自是心情忐忑，他慢慢说道：“夫人，你与我安歇了，好不好？”

女人喘息如丝，轻轻吐气，竟使那盖头一颤一动，看去撩人心动。

秃僧轻声说道：“我从来不曾娶过妻子……”

他说得很认真。

他慢慢过去，轻声问：“我为你挑开披头，好不好？”

声细如蚊蚋：“好。”

人有一阵甜香，心有一阵抖颤，便在灯下现出一个绝色美人。

新人美如玉。

轻轻放好女人，秃僧便来到床边，他睁眼看着那床上的美人，美人的眼睛细细的，竟是一闪交睫，美艳万分。

他轻轻道：“我来谷里，不虚此生了。”

他温柔地进入那美人的身体。

只听得一声轻轻的叹息。

“你愿意做我的妻子么？”

“愿意。”

“其实你说不愿意，我也不会嫌你，因为这是谷里的规矩，你不愿意也得来，我是谷里的‘尤物’。”

“我愿意。”

交唇极热，从那里透出一丝丝暖意。

如果有人爱，岂不是很好？

“我来流花女人谷，可能是一死。你说我是不是只有一

死？”

“还有两天，何必说两天后的事儿？”

“对，何必早说，为什么不好好享受一下这快乐？”

便是颠颠倒倒，喜喜泣泣的快乐。

秃僧忘了他的身份，他何曾为僧，只是色中饿魔，女人忘了童贞，她何曾恨过男人？两人真个是卿卿我我，一直沉溺爱河。

“流花女人谷里的女人，从前以为都是疯子，谁知道有这般温柔！”

“你不懂温柔么？”

“我只知道强暴，从来没有温柔。”

“我从前的男人……”

“何必说他？”

· 便不必说他，因为秃僧知道，若说起他来，谷里的女人都是伤情。

此时既是忘情，何必伤情？

女人先是忘了温柔，她既是流花女人谷的女人，必是对于男女之欲早已生疏，何能解得男人的温柔？秃僧却是不管这些，他先时还是慢慢，后来便大大忘情了，竟是用足了气力，使那女人大大不堪。

女人轻声道：“你何必……那么发狠？”

秃僧道：“男人从来以为发狠便是温柔，你难道不知？”

女人不语，她的眼里流出泪来。

想必她有一段伤心往事，但秃僧怎么问她，她也不说。

秃僧自是发狂，他一阵阵发狠，使那女人慢慢再也无

泪了，她也快意起来，轻轻慢慢地呻吟，沉浸入快意里。

“你有过男人，他什么样儿？”

女人无语。

“他对你不好？”

女人无语。

“他喜欢不喜欢你？”

女人无言。

“他是不是一个很能干的男人？”

女人无应。

洞房里的一切都是红的，很是刺激。秃僧叹一口气，说道：“我何必问，只是好奇，我知道我必是得死在流花女人谷里，只盼那一天，她们都来害我，只有你在一边不声不响……”

能让这个受够他折磨的女人不声不响，也算能让他死而无憾了。

但怕是不能，因为流花女人谷里的女人对男人都充满了仇恨。第一个上来折磨他的，也必是那个受了他凌辱的女人。

他慢慢问：“到七月七日，你准备怎么杀我？”

女人的泪水又流出来了，她默然无语。

秃僧是一个很残忍的人，他曾经把一个女人折磨一天一夜，他把那个女人弄成了一个动也不会动的女人，那时他还不想停止，兀自扯住了那女人，叫道：“你爬起来，对我笑，你这种样子，我做事还有什么劲头儿？！”

但此时他人到死期，便多了一分仁慈，他轻轻抚摸着

那女人的头，说道：“你受够了，是不是？我看你受不住，只好等明日……”

明日，是他的第二天，他就可再有一日快乐了。

人如果得知了自己何时能死，是不是也是一种悲哀？

女人看着秃僧，秃僧已经入睡了。

男人做事，做得太累，那睡便十分香甜。

女人慢慢起身。

秃僧是江湖人，江湖人不该睡得这么死。

他是不是知道了他在三天后必死，方才这么放心大胆地入睡？

女人看着秃僧，她的目光变了，竟是有了一种仁慈的神色。她轻轻念叨，象是念叨着什么话语，但吐不出声来，只是默默地看秃僧。

这是一个恶男人。

但恶男人在睡着的时候竟是很温柔。

秃僧在笑，他笑的模样很是开心。

流花女人谷的谷主坐在座椅上，她看着来人。

那是一个红衣女人。

“秃僧怎么样？”

“他睡了。”

“他睡得很安稳？”

“他知道他必死。”

“来谷里的男人必死，不只是他。”

“那个米离……”

谷主的声音忽地变了，变得很是严厉：“我告诉过你，

他也是男人，他是男人，便不能活在谷里！”

红衣女人低下了头。

谷主的声音轻了一点儿：“你不想让他死？”

红衣女人说：“他不该死。”

谷主笑了笑，她笑得很残酷。“鱼漂儿死了，他还活着，还有什么兴头？”

红衣女人在沉思。她不愿意杀死米离。凡是有心的女人都愿意杀死米离。

谷主笑笑，说道：“我不会叫你出剑，我叫别人去。”

是谁？

谷主看出了她的意思，她笑了。“有人会愿意杀他，越是好男人她越是愿意杀他。”

红衣女人颤了一下，她说道：“谷主，她不能去。”

谷主哦了一声，她幽幽道：“你是流花女人谷的女人，你动了凡心，对你不利。”

她抬起了头，她是不是真的动了凡心。若是她动了凡心，她会不会死在谷里？

流花女人谷里的规矩：到了七月七日，如果有一个女人甘愿为一个男人而死，那男人便可以不死。

她会不会为米离而死？

在她心里，米离是一个铁心不改的丈夫。她情愿看到米离活着。

可她情愿为米离而死么？

谷主看着她，说：“我要叫米离死，也许不到那七月七日他就是一个半死人了，你那时还愿意不愿意他活着。”

二十五 男人的黑手

男人最喜欢女人什么？

他们不说，时常有人问，但没有人肯说，因为这是男人的心事，他们不愿意对女人说。

如果他们把自己的心事对着女人说出来，必定会让女人从此仇视他们，再也不愿意给他们欺凌。

他们愿意欺凌女人。

女人越是听话，他们越是快乐。

所以有人愿意当皇帝，他愿意当皇帝的一个理由，便是皇帝可以选天下所有的美人来供他玩乐。

女人最聪明，她时常把玩男人，让男人以为他是在欺辱女人，但不知道女人也正在享乐。她把男人的欺辱当成一种快乐，她岂不是没什么羞愧了么？

一群女人正对着一个女人。

这女人是她们的“男人”。

女人谷里既是没有男人，这个女人便是她们的“男

人”。

她是一个很果断脾气很坏的暴君。

她坐在树丛下，她脾气很坏，她看不起男人，她最恨男人，每年的七月七日这几日，是她脾气最坏的日子。

她的身边有三十一个女人，都是谷里最柔顺的女人。

如果你以为“柔顺”便是无能，你便错了。

这三十个女人有一个意志，她们一切都听她们的“主人”的。

三十个女人坐着她的周围。

一个女人看看，见四外无人，便低声道：“开始吧。”

那个女人昂然坐在那里，待得一个个女人上来，她们上来，先是对她行礼，行三次礼，叩一次头。把头深深叩在地上。叩出一个大响来，然后再爬过去，轻轻吻那女人的腿股间。

当她是一个男人。

她却不是男人。

当三十个人都过了一遍这仪式后，她们都跪在她面前，静等她说话。

跪在地上的足足三十个女人。

那盘坐在树下的女人只说了一句：“我恨男人！”

三十个女人一齐说道：“我恨男人！”

她再说：“凡是男人，我都恨！”

三十个女人大声道：“凡是男人，我都恨！”

她一扫视那些女人，看得众女人都低下头去，她厉声道：“有谁喜欢男人的，站出来说！”